

《八角笼中》：格斗孤儿与儿童体育帮扶的现实表征

彭流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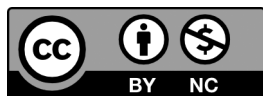
摘要 | 体育电影当中所建构的从身体到身份的影像话语，热血励志、激情鼓舞，成为显在的形象符号表征。贫困山区格斗孤儿的社会命题，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体育帮扶来说不失为一条现实途径。人物命运和体育伦理之间的冲突，使得影片更像一部微缩的体育社会学影像志。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八角笼中》不仅是一部难得的儿童体育电影，也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成人世界的教育电影。

关键词 | 儿童电影；社会命题；体育帮扶；冲突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2017年印度宝莱坞电影《摔跤吧！爸爸》以口碑式好评席卷国内，当时有记者提出了国产体育电影什么时候能出“爆款”^[1]的疑问。这些年，《棒！少年》（2020）、《妈妈的神奇小子》（2021）等陆续上映，从纪实影像到电影故事，都以青少年阶段的体育叙事作为重点，通过普通人成为专业运动员的人生起伏，将儿童体育电影这一类型与竞技捆绑，对社会观照的现实命题进行了升华。儿童电影所承担的传播使命中，优秀的儿童体育电影作为优质的教育资源，

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近上映的《八角笼中》（2023）从体育类型上来看，选择的是面对面的强对抗，冲突

[1] 李婷、杨琳：《〈摔跤吧！爸爸〉火了》，《四川日报》2017年5月19日。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和爆发力较为突出的拳击或格斗类型。这个类型在去年的院线市场即有《出拳吧，妈妈》（2022）作为暖场，展现女拳击手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的逆袭生活。而这项体育运动在“八角笼”局限的场域时空之内，更是再次让人见证了绝地反击、不放弃希望、超越自我，最终实现梦想的昂扬斗志。

一、影像话语的显在表征与符号隐喻

像《夺冠》（2020）、《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2023）里对历史现场的还原、技术控制和思想动员，是这个现实场域里对专业运动员的规划核心一样，体育电影当中所建构的影像话语，热血励志、激情鼓舞，通过影像表达成为显在的形象符号表征。但这种表征还是存在着类型创作上的区别。

在《棒！少年》和《八角笼中》，主角作为运动员还未完成专业化身份的转变，原生环境的桎梏对于个体能力上升空间的阻碍，使得这里的显在表象的核心只能先聚焦于个体的境遇。像影片当中目标明确、最终拿下格斗冠军的苏木，对他的家庭环境和家庭关系的刻画，对他自身的信念和实力增持的曲折描述，通过不同阶段由瘦弱到强壮的身体语言及所处环境的显在表征都很让人震撼。

《八角笼中》改编自2017年的“恩波俱乐部”这一社会事件，影片基本重现了整个事件。一开始，几个贫苦儿童愿意参与艰苦的训练，其目的也表现得非常直接。加入格斗训练，主动进入八角笼中，完全是生存需要。这种功利性追求就是贫困孩子们的生存现实和最初级的梦想，还根本谈不上尊严。甚至在预选赛打出优异成绩被逼转给其他职业俱乐部之后，拒绝违规要求还会被打折腿。获得对生命的基本尊重，改变人生的命运，只能在八角笼

内靠自己的血肉搏击而逐步靠近。这是八角笼的显在表征与符号隐喻。

在八角笼所限定的这个空间范围内，与对手间的搏斗是相当血腥和残酷的，只有竭尽全力压制住对手，才有获胜的可能。八角笼成为对抗命运的场域所在，是山野孩子不断与现实中卑微底层的身份表征进行博弈的隐喻符号。从体育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八角笼中》参与格斗俱乐部的体育训练后，这帮孩子们的孤儿身份已经被重塑。从身体到身份，这些显在的影像话语既表征着形体锻炼、心智锤炼的过程，也喻示了儿童体育思想的发展变化。

二、格斗孤儿的社会命题：农村留守儿童体育帮扶

相较于很多别开生面的家庭体育教育的故事，展现父母辈对子女的全力支持和无私奉献；《五个扑水的少年》（2021）当中，青春热血的中二少年碰到落魄的不靠谱校外“专业”临时教练，还能神奇地完成花样游泳的表演，也侧面说明体育运动需要专业的教练点拨更是重要。对比之下，《八角笼中》似乎也在主题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主角从家庭内部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从“幼吾幼”的亲子人伦也普及到社会上的“以及人之幼”。

贫困山区格斗孤儿的社会命题，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体育帮扶现实来说是一条途径，这一点，也是《棒！少年》拍摄的前提。儿童体育电影呈现了人生的起伏和命运的壮阔，少年心智的发展和人格体魄的强大。长年累月的训练、体育项目的激烈与热情、社会与法的敲打，这个故事围绕绝对贫困的“事实孤儿”而展开，曲折又欢快、暗淡又不失希望。但是，要让孩子们的梦想更加接近现实，奋斗和拼搏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可，类型化的热血叙事不足以打动人心，还得

是底层人物的现实困境中积极向上的生命力的展现。

竞技体育的现代文化语境常常是复杂的，救赎孩子的教练也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危机。俱乐部解散，从贫困山区里头无人管教的野孩子，开始以职业拳手的身份进入到社会流动中。大家一起寻找人生出路、挣脱命运牢笼。没有公权机构的策划和发动，仅仅是社会力量对于贫困儿童身心发展的自发性参与。

在城市专训机构触角鞭长莫及的背景下，影片给我们揭示了与正常的专业运动员的生产运作机制相去甚远的一个背景。这里，对运动员苗子的选择，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具备专业潜质不同，几位主角的身后并没有家庭的全力支持和依靠。民营老板作为教练的同时，实际上替代了家庭长辈的角色。但从向腾辉到苏木都被诱导服违禁药，老虎再次操起偷抢的行当，影片虽然也捕捉了这种命运的反复，看似无意义，帮扶人甚至还要面临“利用孤儿牟利”的争议和指责，对于具有格斗天赋的孩子来说，能在有限的专业指导下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找到脱贫出路，就是体育帮扶对其命运的改写。

三、儿童体育类型的冲突与边界

冲突和博弈是竞技体育的主体，但冲突形态下的变局有时往往会形成新的进路。《八角笼中》王宝强饰演的沙场老板向腾辉曾是格斗冠军，因听信教练服用违禁药品去省队无反被教训之后，与教练和母亲之间的戏份，展现出人物命运和体育伦理之间的冲突。向腾辉将孩子们带出山外，教会维持生计的格斗技能，从孤儿所寄托的情感和作为私营老板的营利性目标来讨论，实际上也是一组矛盾的组合体。但影片还是恰到好处地将孩子们的出路和他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行了结合。

影片当中还有作为职业运动选手如何完成义务教育教育的难题，不只是技能训练与综合文化素质需要同时提升的小运动员们的问题，也是民营老板与学校商谈时难以承受和实现的压力。而在职业格斗俱乐部的不正当竞争中，在转俱乐部的问题上，片中老向自作主张的出发点虽然还是将孩子们的夺冠梦想作为不可动摇的中心，但他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与老虎和苏木再次相遇时，他也忽然愧疚地觉得自己从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帮助者，变成了无意中的过错推动者。表面来看，似乎是他关闭俱乐部转让队员的行为造成；实际上，可能还是在于带出来的队员们的出色表现被盯上，但又得不到妥善的保护。对于孩子们来说，拼命努力不一定找到人生的出路，拼搏成材的优异成绩又必然会经历风雨摧残的压迫。

这里的冲突成为一种附加的磨砺，增加了叙事的戏剧化，为大圆满的夺冠结局设计了一个封闭式的套索结构，将双冠候选人的保障营造成了千钧一发的紧张氛围。但是，可以看到职业选手不完全是赛事夺冠的工具人，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社会人。有浮夸的情绪，也有饱满的精神，像里面的小演员老虎所自带的困苦出身和素人真实感，从《棒！少年》一直延续到此，他个性上的爆发在具体的细节表现上也很有张力。在真实的人生中凭借体育运动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在儿童体育电影类型的创作上，既传奇又循序渐进的体育人生，既接地气又有情怀的赛事目标的实现，以及其中对负面舆论的蒙昧化引导、行业恶性竞争等道德、法制内容丰富的交融性表现，使得影片更像一部微缩的体育社会学影像志。

对于这次儿童体育命题的选择，社会话题的

属性使得影片中诸多元素和细节都存在明显的创新，超越于单纯表现竞技体育正能量的表述。这种对儿童体育题材创作边界的尝试性挑战是非常值得的，帮助观众打破同类型观影刻板印象的同时，拓宽了国产电影对该类型创作的期待。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八角笼中》不仅是一部难得的儿童体育电影，也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成人世界的教育电影。

四、结语

从《Hello!树先生》（2013）到《八角笼中》，作为演员的宝强在演绎风格和层次上确实有了新的突破；作为导演的他更为让人起敬的

是，初次执导《大闹天竺》（2017）之后能诚恳面对现实，厚积薄发之后回归现实。在众声喧哗的商业语境里，在自己一直以来所熟练扮演的喜剧人角色里，不沉沦、不自负，人生历练之后，还能清醒地找到来时的路。这种底层人物通过艰苦奋斗和顽强拼搏获得成功的类型，不仅对应着他从底层出来历经磨难的人生体验，还体现在他对角色内心和情绪的刻画功力，这都彰显出他已然能够驾驭这一类型的能力。回到那个国产体育电影什么时候能出“爆款”的问题，这也许是个不错的回答。

[彭流莹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